

動物遷徙隊



文獻編纂—趙曉—著
繪圖—張—繪

I561.85/5

动物远征队



[英]考林·达恩 著
李名玉 译

The Animals of Farthing Wood

Colin Dann

据英国 William Heinemann 出版公司 1979 版译出

动物远征队

[英] 考林·达恩 著

李名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5 字数 187,000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册

书号: R10100·548 定价: 0.68 元

责任编辑 黄天戈

目 录

1	干旱.....	1
2	集会.....	7
3	蛤蟆的叙述.....	16
4	准备工作.....	26
5	告别法静林.....	31
6	喝个痛快.....	37
7	两次脱险.....	43
8	第一次宿营.....	50
9	着火啦!	63
10	面对面.....	72
11	暴风雨.....	83
12	陷入困境.....	90
13	追捕.....	99
14	小灌木林.....	106
15	河流.....	113
16	新的领队.....	123

17	哪条路?	132
18	百劳鸟	139
19	狐狸离群	147
20	母狐狸	156
21	母狐狸的决心	164
22	打猎	170
23	舍命救伴侣	177
24	重逢	187
25	庆祝	199
26	快车道	207
27	安慰的话	222
28	寂静	227
29	生物学家	235
30	教堂	244
31	最后的路程	259
32	在公园里	269



干 旱

对法静林的大多数动物来说，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太阳已经下山，炎热干燥的空气总算凉爽了一点。现在是黄昏时刻，可是对老獾来说，这正是他出来活动的时间。

他的地下卧室是相当舒适的，地上还铺着干叶和干草的地毯。这时他走出卧室，悠悠自在地沿着一条连接卧室的地道走到洞口。他在自己家门口站着，警觉地抽了抽鼻子，又四面看看。他那灵敏的嗅觉很快就告诉他，一切都平安无事，他这才走出了洞穴。这个洞穴是在林中空地的一个斜坡上。这里的土硬得象饼干一样；法静林大约已有四个星期没有下雨了。

老獾看见褐色的猫头鹰停歇在几公尺外的榉树枝上，便轻快地跑了过去。他想趁自己在树干上磨爪子的功夫，同猫头鹰聊聊天，他伸直身子，一边在树皮上抓，一边对猫头鹰说，“还是没有雨啊！”他这句话似乎是多余的。“我觉得今天比哪天都热，你说是吗？”

猫头鹰开着一只眼，身上的羽毛微微竖起一点，没好气地说：“他们把池塘给填平了。”

老獾停止了擦掌，啪的一下四脚趴在地上。他的花脸立即显出惊慌的神情。“怪不得我一整天都听到远处有挖土机的

响声。这可不得了，真不得了。”他摇摇头，“我真不知道今后我们该到哪里去喝水了。”

猫头鹰没有答话，他旋转头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背后的地上。接着，老獾的鼻子又抽了起来，原来狐狸向他们走近，他闻到了狐狸的气味。

狐狸见到了两个朋友，也摇着尾巴向他们招呼。从老獾那付焦虑的样子，他猜到他一定已经听到了消息。

他边跑边说：“我刚才到那儿去看过了，一滴水也不剩了。你简直不会知道那儿曾经是一个池塘。”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老獾问。

“我看是在平整土地吧，”狐狸说，“他们又砍了不少树木。”

老獾又摇摇头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会搞到我们头上来？”猫头鹰接过话茬说。“很可能今年夏天。人们要搞破坏，速度可快呐。”

“你是怎么想的，狐狸？”

“猫头鹰说得对。再过一年说不定这儿都是钢筋水泥和砖头了。这五年来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草地挖了，把树林里四分之三的树木砍了。现在我们的两边都有人们居住的房子。我们被他们逼得节节后退，象一群兔子缩在快收割完的玉米地里瑟瑟发抖；听到收割机越走越近，心里明白非跑不可似的。”

“现在他们把我们最后一个专门喝水的地方夺走了，”老獾叹息着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山脚下的一个小溪呢。”狐狸说。

老獾不同意他的看法。“那个小溪现在一定是一条小泥流了。树林里所有的动物都上那儿去喝水，要不了几天，它也

会干的。”

猫头鹰不耐烦地拍了拍翅膀建议说，“你干吗不去看看？准会有其他动物在那里。说不定有哪一位还能出个好主意呢。”

说完这话，他从树枝上跳起，拍拍翅膀飞走了。

老獾和狐狸下坡走向树林深处的时候，太阳的最后余辉已经消失了。土地到处都是硬邦邦的，甚至连树上颤动的叶子也发出脆硬的声音。只有周围的黑暗才使他们心里感到好过些。那熟悉的、静悄悄的黑暗使法静林一些胆小的动物们产生一种安全感。

老獾和狐狸肩并肩地走着，大家心里都在纳闷，小溪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最后他们看到前面有些动静。不少动物在溪边挤成一团，他们都在不知所措地乱转。那里有田鼠一家，还有五六只兔子。他们见到狐狸来临都惊慌地躲避。只有一些刺猬没有走开，有几头还坚守着阵地。可是大多数都蜷缩起来，凸起脊骨，摆出一付迎战林中两个最强对手的架势。

“得了，得了！别害怕！”老獾安慰他们说。“狐狸和我不过是来检查小溪的。你们可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水源了。”他仁慈地笑了一笑。“不论是大的小的，我们都一样倒霉。不能再有什么……呃……呃……”他想不出适当的词汇，说不下去了。

狐狸启发他说，“意见分歧，是吗？”说完咧嘴一笑。

“呃，对了，”老獾说。“多好的外交辞令啊！”他探身向小溪望望，使劲用他的老花眼睛在黑暗中看个清楚。“不好了！”他喊了起来。“不好了！不好了！”

这时，蜷缩的刺猬们放松了身子，一些小刺猬也噉噉地喊着：“都干了！全都干了！”

一些兔子小心翼翼地树底下，从洞口向前走来。他们想听听聪明的狐狸和老练的老獾究竟有什么打算。他们一个个在溪边坐了下来，心里难免还有些紧张。他们尽量大家靠拢些，听狐狸和老獾谈当前的情况。

田鼠们也转了回来。不多一会他们也象兔子一样，抽着鼻子聚精会神地听着。

“我们得召集一个大会，”狐狸说，“每一个动物都得参加。我们应该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使每个动物都能谈谈自己的想法。”

老獾不断点头说：“是啊，必需尽快召开。情况严重，我们的生命遇到了危险。”他一本正经地看着狐狸，嘴里说：“依我看，最迟不得超过明天午夜十二点。”

狐狸同意他的意见，问他：“那你来当大会主席，好吗？”

“好的，除非猫头鹰……？”

“噢，猫头鹰嘛，他说不定还不会来呢。你是知道的，别人安排的事他总是不愿意。”狐狸咕哝说。

“他必需参加，”老獾坚持说。“我亲自去通知他。法静林的全体动物都得参加大会。五年前当人们开始在这里建设时，我父亲曾经召集过一次大会。当然，那时我们动物比现在多得多。那时法静林几乎是个大森林，它周围还有片草地，并且还有……”

狐狸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他知道老獾爱唠叨“过去的好日子”。可是，每当他的话盒子一打开，就没法把他的话引向正题。狐狸急忙说：“是啊，是啊，我们知道过去是什

么样子。可是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当前。我的父亲，”他接着说，深怕老獾不高兴，“也参加了那次大会。可是那次集会什么也没有解决。单靠我们动物能干出些什么呢？”

“你这话真不假，”老獾悲观地说，“可是我们这次大会啊，一定要解决问题，除非我们心甘情愿渴死。”

他转向周围的听众宣布说：“狐狸和我已经同意召开一次法静林全体动物大会。你们明天午夜十二点都到我家来。”他又开始离开正题说，“我家地方可宽敞哩。过去嘛，有好多家獾住在里面。可现在只剩我一个了……”他缅怀往事，不胜叹息。“我是法静林有悠久历史的獾家族的后代。我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好几百年前。”

狐狸又一次赶忙打断他的话，“我们得分头通知大家。你们在场的兔子负责通知其他兔子。田鼠们可以捎个信给鼯鼠们。老獾知道哪里能找到黄鼠狼。我亲自去找蝰蛇和蜥蜴。你们中间哪一个明天白天出门的话，别忘了通知松鼠们。”

“那末鸟类怎么办呢？”一只刺猬问道。

“这事就交给猫头鹰吧。”老獾说。

“老獾说得对，他也该出点力。”狐狸说。

“我回家时顺便告诉他，”老獾说，“你们大家可别忘了，明天午夜十二点钟。”

小动物们急匆匆地跑开了，幼小动物激动得噉噉没有个完。现在把任务分配给他们，使他们感到自己很了不起哩。

老獾把脸转向狐狸说，“你得好好说服蝰蛇，我们召开这次大会并不是为了给他一个饱餐一顿的机会。提醒他，参加这次大会的每一个动物都得严格遵守我们的公共安全誓言。”

“这是过去你父亲创导的吧，是吗？”狐狸问。

“是的，”老獾严肃地说。“这很有必要。它可以防止欺压和争端。你认为蝥蛇会听你的吗？”

“还不是跟过去一样，”他不直截了当回答，只是耸耸肩膀说，“我想蝥蛇也得遵守大会章程吧。”

他们俩又站了一会，然后老獾就开步回家了。狐狸把他喊了回来问道，“那末，鼯鼠呢？”

“噢，他不要紧，”老獾笑了起来。“他一听到地面上有这么许多脚步声，保证要钻出来看个究竟的。”

狐狸也笑了。“那末明儿见。”他说。

“明儿见。”老獾说。



集 会

到了十一点，老獾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自从他睡醒起身，一直忙着把家里一间平时不用的房间扩大，他要把它扩大到所有来参加集会的动物都能坐得下。尽管老獾那付挖土的爪子很厉害，可是这项工作还是十分艰巨的。这里的土又干又硬，而且他还要把挖下来的土搬运到一条不用的过道里去。然后，还得到外面去收集好几堆干叶子，把它拖下地道，又把它拖进会议室，均匀地铺平在地上。

干完了这些，老獾又往外跑。这次他是到树林边上。他在灌木丛里找到了不少萤火虫，把这些小虫放在自己身上毛最密的地方，这样才能把他们大量地带回家。回到洞穴，他沿着过道把这些小萤火虫每隔一定的距离安放在过道的墙上，把剩下的去照明会场。这里他是一把一把地放，正象过去看到他父亲做的那样。

最后，他对一个晚上的工作感到满意了，才走出洞穴去挖些植物的根球当晚饭吃。这些根球里再夹上一些甲壳虫，是一顿很不错的晚餐了。现在是十一点半了，老獾决定在动物们来到之前先打个盹休息一下。

他在卧室里好象才睡了几分钟，就听到远处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同时，也听到外面有说话声。他跳了起来，摇摇

晃晃地跑到洞口。原来是黄鼠狼，他是同狐狸一起来的。

“你先进去吧，黄鼠狼。”老獾说。“沿着左边的通道朝前走。走不了多少这通道就向右弯了。然后到第一个岔道时就向左拐，一直走到会场。别客气，随便些。我一会儿就来。”

黄鼠狼按照他指出的方向，又靠着萤火虫的照明，走了进去。黄鼠狼才进去不久，老獾又听到一些说话声。这回是兔子和他们的家属，后面又跟着田鼠。

“狐狸，你下去陪陪黄鼠狼，好吗？”老獾问。“我看我还是在这里招呼大家吧。”

“好的。”狐狸说着就低下头来钻进了洞口。

“这边走，乡亲们！”老獾喊着。“请进去吧。”他用嘴巴来指点方向。“就顺着小灯光朝前走。”

兔子们的胆子特别小，大家都决不定究竟谁第一个进洞，于是就吵起来了。大公兔不耐烦地说，“好吧，那我就领路了。”他用肘子轻轻地推他的妻子一把，“亲爱的，我们走吧，孩子们，一起来！我们的田鼠表亲们跟在我们后面吧。”

下一批到达的是一些蜥蜴。老獾开始没有看见他们，直到一个个蜥蜴象水银珠子般地跳到他面前，他才看到。过了一会儿又来了松鼠、刺猬和麝鼠们。只有蝮蛇和一些鸟类还没有到。

很快，猫头鹰带领着野鸡和他的妻子一起来了。小鹰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法静林的高空飞翔，也来参加集会了。

“我认为我不屑去邀请其他鸟类，”猫头鹰解释说。“什么鸵鸟啦，惊鸟啦，鸽子啦，鹁鸟啦……他们都是些半野生鸟类。哪里有人类，他们就走运。人越多，他们便越高兴。找他们来开会没有意思。他们并不真正代表法静林。”

“我们非得进去吗？”野鸡吃惊地问老獾。“这么脏的地方不把我们的羽毛给弄脏了？”

“我的洞穴是极其干净的！”老獾回答说。“我花了整个晚上打扫的呢。”

“我们到这里来又不是让大家来欣赏羽毛的，”猫头鹰缓慢地说，“假如你对大会没有其它什么好贡献的，你倒不如不来呢。”

“我又没有说不来参加会的，”野鸡小声地说。他不再噜苏便同他的妻子走进了洞口，小鹰跟在他们后面。

“哼，同孔雀一样骄傲，”猫头鹰咕哝着说，老獾也摇头。

“你先进去吧，猫头鹰，”老獾说，“我只是在等蝥蛇。他一到，我们就齐了。”

说话时狐狸的头钻出了洞口。“鼯鼠才到，”他笑呵呵地宣布说。“鼯鼠是直接来的。他在自己的地道里挖了一条长道一直通到会场。”

老獾也笑了。“我把鼯鼠忘了，”他认错说。“噢，蝥蛇来了。”

“先生们，晚安！”蝥蛇细声细气地说，他停止了游动。“我相信我没有迟到吧？”

“我想总会有谁最后一个到的，”狐狸故意说。“好吧，老獾，你带路吧。”

在会场淡绿色的光线里，年轻动物们那种迫不及待的表情和他们长辈们严肃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獾在正中央坐了下来，一边是狐狸，一边是猫头鹰。他们三个是自己推选的主席团。其余动物都整齐地靠会议室的硬墙坐着。大多数

田鼠和鼯鼠都警惕地不愿坐在蝥蛇和黄鼠狼附近。

老獾不加客套地开始了会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参加大会，”他说，“面对在场的大多数来说，这恐怕是第一次。五年前我父亲召集了上一次集会，当时人们才开始进入我们树林进行破坏。那时候除了法静林，还有一片法静草原。我也不必告诉大家那片围绕我们树林的草原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了，全都没有了。”蝥蛇嘶嘶地说。他坐在会场的角落里，舒适地把自己长长的身子一盘一盘地盘起来，把头搭在最高的一盘上。

“全没有了！”鼯鼠也跟着说。

“可是人们还不满足，”老獾辛酸地接着说。“他们又开始砍我们的树。他们砍啊，砍啊，一个劲儿砍，把原来一个大森林弄成现在这个惨相。比灌木林大不了多少了。”

“那么，老獾，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只兔子胆怯地问。

“发生？”老獾学着他的话说，“唉，还不是同已经发生的一样？他们还会砍掉更多的树，盖更多的房子、商店，说不定还会盖一所学校，还有办公大楼和马路。到处还有可怕的水泥杆和路标。他们越盖越快，直到最后……”他喉咙哽塞说不下去，伤心地摇着头。

“直到最后我们和树林同归于尽。”猫头鹰带着十分肯定的悲观调子把老獾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那末，所有这些要花多少时间呢？”

“这个问题我昨天也问过自己了，”老獾点点头说。“我虽然心里很清楚，可是我们动物们是无法正确估计人们的行动的。我们只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他们会在一年以后把整个

法静林都化为平地，说不定还要快些。”

大家大吃一惊，会场上顿时静了下来。有少数动物紧张地咳嗽了几声。小鹰用嘴整理起自己翅膀上的羽毛来了。这未来的破坏对他的生活来说，受威胁不象其他动物那么大。

“除了这些以外，”老獾痛苦地说，“又加上旱灾。”

“这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啊，要把我们都压垮的。”鼯鼠说。

“这仅仅是加速灭亡罢了。”猫头鹰喃喃地说。与其说他是在跟谁说话，倒不如说他是在自言自语。

“朋友们，我们的情况非常严重，”老獾非常严肃地说。“暂且不说我们末日的来临。假如我们在最近几天不能找到一个安全、隐蔽而且能够喝到水的地方，我们真的要遭殃了。”他干咳了几声，仿佛他的喉咙感到很干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夜找大家集会的理由。参加会的动物越多，我们解决办法的机会也越多。因此，我恳求大家，踊跃发言。动物的大小和强弱并不能说明大家对大会贡献的大小。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法静林的居民，因此我们都应该互相帮助。”

幼小的动物从老獾的话中得到了鼓舞，大家交头接耳地谈起来了，其中有一些还不断地摇着头。可是谁也想不出一个具体办法。

老獾看看猫头鹰，又看看狐狸，可是他们俩正以目光扫视着一个个的脸，看看谁第一个发言。

“你们鸟类不是能帮助我们吗？”黄鼠狼怂恿他们说。“你们比我们地面动物见多识广。你们有谁能告诉我们，在林界外面最靠近的水源在哪里？”

野鸡懒散的妻子在座位上不好意思地挪动了一下，她好

象觉得大家的眼睛都对着她似的。她小声地对她丈夫说：“你谈谈吧！”

“我妻子和我实际上很少出门，”野鸡急忙说。“我们是食用鸟类嘛，总有被鸟枪射到的危险。”说着，他把自己五彩的胸脯挺了起来。“据说，在有钱人家的餐桌上，我们被算作是名贵的山珍呢。”他得意洋洋地补充说。

“小鹰，你能提供我们一些有价值的情况吗？”老獾问道，狠狠地看了野鸡一眼。“今天在场的鸟类中，你在林子外面的时间要算最多了。”

小鹰停止整理羽毛，带着他惯有的敏锐的目光抬起头来说：“是的，我能提供一些情况，”他平静地说，“但是我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用处。在干道那一边一个围起来的兵营里有一片沼泽地。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到那里去找食了。这片沼泽地在最好的年景也不怎么值得欣赏的，何况现在，依我看很可能已经干涸了。除此之外，最隐蔽的饮水地方要算是老教堂附近一个花园里的金鱼池了。”

“可是这是在老村那边，有一英里多的路吧？”老獾急着说。“难道没有别的地方了吗？”

“噢，有是有，”小鹰毫不在乎的样子回答说，“在新住宅区一个花园里有个游泳池。”

“离我们这儿有多远？”

“对你来说，我看大约十五分钟的路程。”

“可是那里没有什么遮蔽的地方，一点也没有。”狐狸警告大家说。

“我知道，”老獾忧虑地说，“可是这至少近一些。小动物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去教堂那边又走回来的。”